



迟子建散文系列

锁在 深处的蜜

迟子建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迟子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锁在深处的蜜 / 迟子建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7

(迟子建散文系列)

ISBN 978-7-5339-4557-2

I. ①锁… II. ①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6)第 132483 号

策划统筹 邹 亮 项 宁

责任编辑 项 宁 朱 立

装帧设计 钱 桢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锁在深处的蜜

迟子建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36 千字

印张 8.125

插页 2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57-2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总序

野草的呼吸

去年三月，雪花还未从北方收脚，寒流仍环绕冰城、不识相地穿街走巷时，盼春心切的我，一头扎进哈尔滨城郊的室内花卉市场，在姹紫嫣红的花中，选购了几盆色彩艳丽的四季海棠，抱回家中。

这一簇簇的海棠花儿，在窗前，在桌畔，就像迎春的爆竹，等待点燃。而悄无声息燃响它们的，就是阳光了。

在最初的一周，它们在日光中心思透明地大炫姿容，开得火爆。粉色的比朝霞还要明媚，鹅黄的娇嫩得赛过柳芽，橘色的仿佛通身流着蜜，火红的透着葡萄酒般的醇香，让人有啜饮的欲望。

居室春意盈盈，叫人愉悦。每日晨起，我都做早课似的，先阅花儿。我喝一杯凉白开，也给它们灌上一点生水。也许是浇水频繁的缘故吧，十多天后，我发现粉色的四季海棠首先烂了根，花儿做了噩梦似的，花瓣边缘浮现出黑边，像是生了黑眼圈。鹅黄的四季海棠叶片萎靡，花朵也蔫儿了。我以为它们缺乏营养，于是又浇花卉营养液。

可不管我怎样挽留，四季海棠去意已定，没有一盆不烂根的了，花茎接二连三倒伏，那一团团花朵，自绝于青春似的，香消玉殒。

我只得清理了残花败叶，沮丧地将花盆掣起，扔在阳台一角。

哈尔滨的春花，终于在四月中旬次第开放。先是迎春，接着是桃花、榆叶梅和樱花。李子树、杏树和梨树，紧随其后绽放，它们承担着坐果的使命，耽搁不得。再之后开花的，就是蔷薇和满城的丁香了。当丁香花释放着浓郁的香气，把哈尔滨变成一座大大的香坊时，爱音乐的人就聚集在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了。拉手风琴和大提琴的，吹萨克斯和笛子的，莫不神采飞扬，激情荡漾。此时的松花江飘荡着谢落的榆树钱，它们挤挤挨挨在一起，涌动着向前，好像在为这春天的旋律鼓掌。

到了六七月，哈尔滨树上的花儿大都闭嘴了。不过不要紧，树下的草本花卉依附着大地，七嘴八舌地开了。园丁们栽培的郁金香、芍药、牡丹、鸢尾、玫瑰、石竹、瓜叶菊、孔雀草、凤仙花等等，一样千娇百媚，争奇斗丽。只是赏这样的花儿，人得一副奴隶的姿态，蹲伏着与其相视，不似与木本花卉比肩对望时，来得惬意。

但无论是树上还是树下的花朵，在去年都不如一盆野草带给我惊艳之感。

我不是把曾记录了四季海棠花事的花盆，弃在阳台角落了吗？虽说花叶无踪影了，可盆中残土犹存。暮春时分，一个午后，我去阳台晒衣服，无意间低头，发现这掣花盆的最上一盆，有银线似的东西在

闪光。我凑近一看，原来是一棵细若游丝的草，从干硬的土里飞出来了！它已生长了一段时日了吧，有半根筷子长了。因为是从板结如水泥般的土里顽强钻出来的，缺光少水，它看上去病恹恹的，单细不说，草色也极为黯淡。

我想一棵草再折腾，也开不出花儿来，所以感慨一番，浇了点水，算是善待了它，由它去了。

那期间我忙于装修新居，忙于外出开会，在家时虽也去阳台舀米取面，晾衣晒被，但哪会顾及一棵草的命运呢？它就在无人的角落中，挣扎着活。直到七月下旬我参加香港书展归来，打扫阳台时，才发现它已成了气候。盆中的野草不是一棵，而是七八棵了，它们相互搀扶着，努力向上，疏朗有致，绿意荡漾。这盆不屈不挠成长的野草，终于打动了，我把它搬到卧室的南窗前，当花儿养起来。

有了阳光的照拂，有了水的滋养，野草出落得比春花还要漂亮。它们像一把插在笔筒里的鹅毛笔，期待我书写着什么。有时我会朝它吹上一口气，看野草风情万种地起舞，将穿窗而入的阳光，也搅得乱了阵脚，窗前光影缭乱。有时我会含上一口清水，“噗——”的一声，将清水喷射到野草上，看它仿佛沐浴着朝露的模样。我就这样与野草共呼吸，直到哈尔滨的菊花，在浓霜中耷拉下脑袋，所有户外的花儿，在冷风中折翼，我居室的野草，依然自由舒展着婀娜的腰肢。它仿佛知道我嫌它不能开花似的，居然长出花茎，开出几株穗状的米

粒似的花儿，如一面面耀眼的小旗子，宣誓着它的春天。

这盆欣欣向荣的野草，直到年底，才呈颓势。先是开花的草茎，变得干瘪，落下草籽。跟着是花盆外缘的野草，朝圣般地匍匐下身子。到了春节，野草大都枯黄，只有中央新生的草，仍是绿的。它就这样一边枯萎一边生新芽，所以直到如今，这盆野草，依然活着。

我从事文学写作三十余年了，小说应该是我创作的主业，因为在虚构的世界中，更容易实践我的文学理想。但我也热爱散文，常常会在情不自禁时，投入它的怀抱。它就像一池碧水，洗濯着尘世的我。这些不经意间写就的散文，就像我居室的那盆野草，在小天地中，率性地生长，不拘时令，生机缭绕，带给我无限的感动和遐想。

当一个人的呼吸，与野草的呼吸融合在一起时，在寒刀霜剑的背后，在凉薄而喧嚣的世间，宁静与超然，安详与平和，善与慈，爱与美，就会在不老的四季中，缠绕在你的枝头，与你同在。

我愿将这样的野草，捧给亲爱的读者。

迟子建

2016年5月26日



目录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只有平淡的开始才会有灿烂的结局

遥远的境界 . . . 003

我们的源头 . . . 007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 . . 011

把哭声放轻些 . . . 016

遐想片段 . . . 021

玉米人 . . . 026

作家的那扇窗 . . . 029

自觉与被动 . . . 032

靠近人 . . . 038

小说的气味 . . . 041

激情与沧桑 . . . 044

江河水 . . . 049

有关创作的札记 . . . 052

锁在深处的蜜

不管它藏得多么深，总会有与之相配的生灵发现它

- 寒冷的高纬度 . . . 063
- 灯影下的大自然 . . . 071
- 时远时近的光 . . . 076
- 寒凉中的《解冻》 . . . 078
- 屠宰之歌 . . . 080
- 你在第几地 . . . 083
- 关于《起舞》 . . . 087
- 锁在深处的蜜 . . . 091
- 时间之河的玫瑰 . . . 094
- 愿为赏花人 . . . 098
- 心在千山外 . . . 101
- 文学的山河 . . . 104

每个故事都有回忆

如果心灵能生出歌声，我愿它飞越万水千山

- 我的第一本书 . . . 111
- 雪中的炉火 . . . 116
- 我能捉到多少条“泪鱼”？ . . . 119
- 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自序 . . . 123
- 《踏着月光的行板》自序 . . . 127
- 迟子建中篇小说编年自序 . . . 130
- 在北方的原野上 . . . 134
- 《树下》自序 . . . 136
- 一条狗的涅槃 . . . 139
- 从山峦到海洋 . . . 144
- 珍珠 . . . 160
- 每个故事都有回忆 . . . 170
- 《迟子建作品精华·日记卷》序 . . . 179
- 那个唱着说话的地方在哪儿 . . . 184

好书如寂寞开放的樱花

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

- 窗里窗外的世界 . . . 191
- 枕边的夜莺 . . . 195
- 好书如寂寞开放的樱花 . . . 199
- “红楼”的哀歌 . . . 204
- 拾贝壳的人 . . . 209
- 麦田里的守望 . . . 216
- 那些不死的魂灵啊 . . . 221
- 俄罗斯：泥泞中的春天 . . . 226
- 上帝如何加盖邮戳 . . . 229
- 背叛与赎罪 . . . 234
- 赎罪日前夜 . . . 242
- 听海的心 . . . 246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据说火山在喷发前是相当寂静的。当火红的熔岩上下翻涌，我们面对着这种壮丽的奇观惊叹不已时，谁能想象它的体内为着一次喷发默默孕育了多少漫长的时光呢？

遥远的境界

我明白，我最初来到人间的时候，是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我在那个时刻也曾与别人出生时一样哇哇哭过，后来我被母亲早已设计好的襁褓给包裹起来，我感觉到温暖，于是我不再哭。我的嘴巴开始本能地寻找奶水，我在母亲身上找到了，我不再饥饿，我尝到了甜头，于是我首先对母亲呈现出一片笑意。那时阳光和空气闪烁着的玫瑰色的光晕一直包围着我，我开始浪漫而悠闲地长牙，然后用那稚嫩的牙齿去咬一些比较脆硬的东西。我长得可爱而顽皮了，父亲使用长满胡须的脸来抚爱我的脸颊，我觉得隐隐的疼痛和无限的舒展。后来我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到窗外，我第一次走路时看到无数飞鸟像落叶一样飘来飘去，我看

见了更广阔的山峦原野和茂密的房屋，看到了炊烟在饥饿时分像潮水一样涌向天际，一个坦荡、神秘、若隐若现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

我开始尝试着适应这个世界。八岁的那年夏天，我的手被外婆给拉出大自然，许多的星星、野果子、山菊花由于我的失落开始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我背着僵硬的书包哭泣着走进学校。我看见教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一串串文字，教师的嘴巴正在讲述发生在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事情，过去了的事情。我懂得了自己不是祖先，懂得了我热恋的大自然不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我开始懂得了感伤。

我毫不费力地递进式地由一年级升到高年级，这期间世界曾经发生过局部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我知道使用武器可以杀害人类，我慢慢习惯离群索居，对一条小狗涌起莫名的怜爱和动情，并且习惯于梦想，当梦想破灭时，也沉默地接受了否定。我知道我不必太在意就可以平静地走完一生，因为许多道路、人们认可的道路、宽阔而无意义的道路像雨后的彩虹一样醒目地横在我面前。许许多多的人都约定俗成地朝那里走，我隐隐地觉得空虚和惆怅。我开始意识到，那种至纯至美的欢乐已经搁浅在童年，童年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和亲切。我懂得了回忆和留恋，我开始用最

普遍使用的文字、我能驾驭的文字，写下了篇篇日记，我觉得有了秘密和依托，我就活得很从容。

我的个子长高了，我的体态妖娆地变化了，我的头发变得有光泽了，我开始在镜子中窥视自己，然后到百货商店按照我的审美和经济基础去选择一些我比较能接受的服装，把自己装扮起来，重新走到街上，走到公用电话亭，走进食堂，走进电影院，走进黄昏时刻绚烂而残破的霞光中。

我开始读书，开始结交朋友，开始把一篇一篇的文章变成铅字，然后用稿费去购买零食和稍微奢侈一些的生活用品。我空虚而满足，我热闹而寂寞。我开始倾向于黑夜。我在所有的书堆中去翻找能打动我的作品，结果我书桌上的悲剧作品与日俱增。我的心律常常紊乱，双眸时时混浊，我走在街上时像神经病患者一样恍恍惚惚。

那些活得很自在彻底的朋友提醒我：你活得太违背人性。他们向我宣传如何能活得快乐一些的那些方法、经验、传统，我听后茫然若失。我开始怀疑和恐惧文学，我开始觉得写日记的那种秘密最终已经被揭穿，我开始意识到文学于我来讲，应该是我生活缝隙中所点缀的一些花边。

人，毕竟是血肉所浇铸的。

我二十四岁，这并不是一个年轻的数字了，我知道死亡的消息会一天天地实在起来，我知道快乐像窃贼一样偷袭了我们之后，就远远地离开我们，与我们背道而驰；而更漫长的时光是在孤独的灯下听着风声雨声度过的。

因此，我学会了珍惜。虽然我不惧怕生活中出现的一切魔影，虽然我知道苦难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种生活，但我还是要把得到的快乐当成一笔财富，把快乐的因子遗传给后代，这不错误。因此我现在拿起笔来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我当然愿意在这种超然的心境中写点什么。

我知道我死期临近时会像我出生时一样，有一件更大的襁褓会把我裹起，在风声中送我归入黄土。但要不了多久，那件人类附加于我的最后的襁褓就会在夜莺的鸣叫声中腐烂，我的血肉也会腐烂，上帝收回我的，只不过是一副空空的骨架而已。

也的确，在人间走一回，就要把血肉留下。

我还要说，真正的艺术是腐烂之后的一个骨架，一个纯粹的骨架，它离我们看似很贴近，其实却是十分遥远的。